稼村類藁

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稼村類藁卷七

元　王義山　撰

共春園記

共春者何宜大盍公天下也此春無限江南與江北

或曰園以春名春特一時之耳四時不皆春也四時

不皆春則此園不常春也余曰天地間萬形有盡惟春

則無盡無盡則四時皆春也一元之氣流通乎亨利貞之間元春也亨利貞夏秋冬也元則貫乎其間也予嘗謂唐虞之時温温乎其和可知春也夏夏也商秋也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此唐虞三代所以成四時也然則孰為夏秋冬之始始於春始於春則四時皆春也丞相杭山先生章公有園在洪之東湖予居湖濵乞此園以娛老先生不以獨樂為樂而與人同樂余扁以共春非謂一草一木為春也指一草一木為春小吾春也

溥天之下無一民一物不春大哉春也與天下共也予因是四時携酒與客飲飲輙爛醉方其醉眠花下天地爲衾枕覺来又飲揷花起舞陶陶然不知世間有富貴利達之事或無客邀清風明月成三人相與對飲至暮夜蒼頭扶歸顛倒仆地傍之人拍手大笑謂七十老翁有小兒嬉戲狀明日携残酒来又飲又明日又来又飲此又栝中之春融爲園中之春此園也與客共與清風明月共不與俗子共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德隣堂記

保定戍公尹吾洪洛陽姚公簽事亦爲洪来司按察也二公比屋而居戍公扁其室曰德鄰取德不孤必有鄰之義鄰之說有二有以居言者有以德言者以居言隅屋問西鄰借問有酒不飲食之鄰耳非鄰也見擬移居作鄰禮不論時節請開門往來之鄰耳非德鄰也傳曰親仁善鄰夫鄰必曰親親必曰仁先儒云仁者心之德二公此心同此仁故此德同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

仁焉得知葢與仁者處何往非仁與不仁者處何往非
不仁此居必擇鄰非擇所居之鄰擇所居之鄰有德者
與之鄰東坡建德有鄰堂於羅浮且記之成公之扁斯
堂也又一坡矣雖然士君子之立德固不可以無鄰士
君子之立身則不可以不孤立德而無鄰是獨學無友
也是孤陋也立身而不孤是朋比也是阿附也二公他
日各以功名事業自見又當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余鄰
舍翁隔籬聽談音韻清朗不知還許王翰卜鄰否

君子堂記

濂溪謂蓮花之君子勉齋記瑞蓮亦以君子稱二君子與蓮而三之三君子也嘗謂牡丹王也富貴者也梅兄也山樊弟也栁晉處士陶潛之先生也松益者三友也有愛官爵者受秦封識者恥之然而不皆秦官也是數者不以君子稱蓮獨以君子稱何者蓮有君子之道四焉出淤泥而不染一也濯清漣而不妖二也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三也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翫四也比德於君子也予居湖濱愛蓮也書濂溪愛蓮説于壁與勉齋瑞蓮記對峙噫露之朝風之夕歌遠遊而招隱士庸詎知二先生不為蓮一來耶且扁所居之堂曰君子晉唐以來稱竹為君子又謂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范石湖謂菊比君子有幽人隱士之操蓮得獨為君子哉余曰蓮蘧伯玉其人也舉天下無一人不君子蓮此心蘧伯玉此心也亦此堂命名之意也吾洪宗濂東湖二書堂天下之書堂士游其間所不以蓮自況

者有如此水然而不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不敢也例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亦不敢也謂湖濂無君子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湖濂皆君子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嗚呼夫子大聖人也而曰我無能焉吾黨之士下聖人幾等而敢以君子自居哉嗚呼蓮且得濂溪勉齋君子之稱學濂溪勉齋之學者其可不蓮若哉名為君子而不蓮若是辱吾蓮且書以自警云

東樂堂記

西鄰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呂洞賓爲沈東老作也豈特東西鄰貧富異哉南阮富北阮貧南北亦然東老之貧爲好客買書而貧雖貧不貧矣天下有真樂紆朱懷金不樂焉門多長者車不貧矣一樂也歐陽餘慶以東樂名堂餘慶無金買書留中之書不用一錢買客至呼新蒭與客飲飲輙爛醉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此二樂者天地間至樂也餘慶尋東老樂處而樂其樂所謂貧而樂者也雖然貧而樂富而好禮吾夫

子嘗並言之然則西鄰豈皆富而不好禮者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禮也聖人取焉謂西鄰不好禮可乎豈可專以富議吾西鄰哉詩不云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借為西鄰解嘲

養蒙堂記

余卜居洪之東湖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艮之蒙其繇曰天降生民其稱為童果行育德作聖之功是為山下出泉之蒙言未既章貢宋希聖來訪請於余曰某以

養蒙名堂讀書所也爲我記之余曰先儒謂蒙者人之
初物初而美事初而善然而初之說有二有一身之初
有一日之初赤子之心一身之初也平旦之氣一日之
初也由一日之初養一身之初此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孟軻氏論平旦之氣自旦而晝自晝而夜梏之反覆則
夜氣不足以存其用工在旦予謂善養氣者其用工在
夜夜氣清則旦氣爲之清明未有不能存養於夜而能
清明於旦者也此西山所以夜氣有箴希聖自夜氣之

存養於平旦之初而又旦旦而養焉則不失赤子之初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希聖由蒙養以求作聖人之功可止乎曰未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小暘谷記

余多病畏寒老尤甚於所居闢一室斗大扁曰小暘谷誠齋嘗賦暘谷詩按尚書羲和授人時於春曰暘谷於冬曰幽都幽都燕也天地造化未有無冬之春有幽都然後有暘谷平在朔易也予聞幽都有燕谷鄒律一吹

暖氣先至方今地氣自北而南幽燕之地一氣之先也余寢處小暘谷中暖矣小也未大也天下不皆暖也舉天下無一人不煖大也常愛杜工部云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推此心天下無一人不暖矣子月陽生自一陽而二陽二陽而三陽天下皆在暘谷中豈曰小之云乎

學稼齋記

余舊居富水之槎溪扁其所曰稼村何居杜句也揭来

東湖丞相杭山先生寵以稼村二大字余扁於所居之室不忘舊也或曰蓮可也稼可乎昔村今湖子非故吾余曰余之稼不在田也記禮者論人情之田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厥田上上也余稼於此久矣不為水旱不耕也且謂惟肖曰汝父本農家子將教汝畊且扁汝讀書之室曰學稼余聞農服先疇之畎畝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汝毋忘乃父之訓或者又曰樊遲請學稼夫

子以小人目之學稼小人事也余曰晦翁不云乎小人

者細民之事南軒亦云小人者事之小也余因是而證

以周公之說無逸之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以勤勞稼穡之人為小人

即夫子以問稼之樊遲為小人夫子所謂小人者非對

君子小人並言之小人也况余之稼乃稼於書非稼於

田也稼其托也村其寓也種學績文無往非稼存心養

性何適非村汝而稼於書則肖余矣夫子豈以稼穡為

細民之事而小之哉人而有子能耕不啻足秋風稻黄
雞肥酒香余猶記疇昔與田夫野老相追逐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樂詎可量哉此樂也公卿大夫
不博也唐人有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為國共耘
耔試齋亦謂世有農其子農其孫農其曾孫者矣厥父
農厥子農孫與曾孫又農此余之心也東坡稼說有曰
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迂齋謂坡翁此作其與朋友
兄弟之相切磋如此吾以是教吾子望吾子之學吾稼

也吾老矣得如老農幸矣

重修舊居記

先君卒歷數年始有此屋里中名槎溪陰陽家謂其龍爲蘆鞭魁天下之兆也必有魁天下之才者始足居此先君據其要而廬之前有老松當户鬚髯眉甚偉清風徐來戛擊鳴球屋後古木參差樹林陰翳甚或夜籟沉閴天朗氣清醉把盃酒其下月影罩人扶疎滿身又有一溪環繞清且漣漪一瞬而乾端坤倪軒豁呈露鳥飛不

盡虛曠無垠主人與屋同一清也到此談蘆鞭又淺矣先是淳祐己酉屋成遷之日弟義端銓榜適至旗鈴捧擁以入里中人士皆曰此地之靈也是科義山義端聯薦明科又聯薦又明科又聯薦又明科義端又薦又明科義山又薦景定壬戌義山以别頭成事廷對覆考以備前三名同邑人為詳定官以私意抑之墮乙科蘆鞭之說幾驗是年侍親之官二水咸淳乙丑調南安獄掾丁卯自漕幕歸哭先君於斯己巳哭先妣於斯壬申問

選得關邊幕改辟京局攝教外雍贊畫天府又明年有
金耀之命進司國子留京凡三年德祐乙亥半刺永嘉
臺評謂其為杭山客以議遷幸併劾亡何江閫有參議
之檄至章貢未上至元丙子夏始歸先廬居焉廬之東
偏地數畝闢為圃瞰溪而亭之種竹萬箇老梅參錯其
間溪外綿亘萬頃如掌晨光熹微兒讀舊書余枕藉以
聽客過我無虛日余與弟揖客環坐亭上一觴一詠此
興無涯真有怡怡切切偲偲氣象西疇春及時又與老

農談田畝閭事不二年鄉邦士友白之省省以贄幣聘于先廬俾職教路學至是又挈家寓泠舍明年掌一道學事遂退而老於東湖之上數年之間奔走上下居先廬者亡幾余之心何嘗一日忘哉草塘黄君任伯以移居圖求跋嘗取容齋之說告之觀此可以知余之心先廬以甲申巨浸幾圯丙戌夏歸省松楸彷徨顧視凄凉斷續怳如先君在焉憮然曰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已成之堂而復壞之乎余為人子有餘罪矣乃葺而

完之如此一日對吾弟呼惟肖來前命之曰余葺此屋以還先君汝他日葺此屋以還我繼自今子而孫孫而子一日必葺惠徽福於先君俾勿壞西銘云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之謂惟肖汝其識之是歲八月望日工畢遂為之記

全生堂記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全生說也然而洪範九五福與六極對言人不能以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於

是乎有疾有憂有惡有弱以致於凶短折嗚呼甚矣古之聖人之為斯世慮也舉天下人人協于極此聖人心也奈之何聖人之心不能以直遂也始不容以無所寄命焉醫是也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稽其醫事十全者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大哉聖人生生之心乎今之醫十失八九者有之矣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清江周仲山累世以醫行至仲山而神聖功巧備大山蕭公嘗大書四字揭之且扁其堂曰全生仲山來徵記於余

余曰自神農使岐伯嘗百草而始有藥時未有醫也神農以前人壽皆百有餘歲自神農以後藥愈繁而醫愈衆三代以下壽皆不滿百至以七十為希醫果何恃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生宜均能全此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是能全其生矣然而未溥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將推而全天下之生然而未溥也為大造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千萬世開

太平又將推而全千萬世之生此其施豈不甚溥哉先儒不云乎醫道行活生人儒道行活天下後世

臨江章侯心祠記

生祠古歟古則三代有之矣非古也三代以前吏皆循不循吏名吏皆良不良吏名班固稱堯舜文武循吏之効固自言耳皆尚書所無有漢傳循唐傳良已不古傳而祠又不古然則祠何始曰自朱邑桐鄉始其後相襲而祠匪惟桐鄉然初郡臨江守微祠三山王始以賑飢

功民祠之繼祠潽繼祠張多祠哉有識者曰臨江郡斗大更數十年為守幾為祠幾又幾十年為守為祠又幾以斗大郡著是祠將易市而祠矣易市而祠民奚廬編修章侯之守臨江也獨無祠奚無侯於政惟廉惟謹惟公惟明匪苛以歛匪虐以刑莫貪匪吏侯去吏如距莫姦匪盜侯刈盜如草士者曰匪侯奚師農者曰匪侯奚父若工若商于旅于肆于侯而生昔窶今富侯以德政召和氣無年使有年奚必王之如縱如侯亦不樂祠王

以無年顯其功侯以有年隱其功孰功下是侯其優乎侯非無祠也民非不祠也侯不求祠於民民亦不敢以祠媚侯媚侯則欺侯矣民忍侯之欺誰之欺心之欺昔嘗過前數祠下始祠桷刻楹丹棟嵬宇深像貌肖真冠帶儼煥管絃咿啞俎豆如櫛若誠然為祠者每德色於守為守者多恩其祠迨夫守去矣祠已矣瓦飛棟頹像塵貌土爐香寢室瘖鐘寂鼓與荒涼野廟等守存祠興守去祠傾祠云豈誠云乎哉雖然侯固未嘗求祠民亦

未嘗無祠曰祠於心侯名大醇字景孟婺之永康人登丙戌進士第

雪月舟記

天地中間雪之則清月之則清兼斯二者脫俗超塵自山陰滿載歸後世無此段奇事幾百年矣予嘗謂山陰之後使雪月主人果能為安道一來特一餉之爽耳安得清名以香萬古耶興盡之舟一返此一段話至今未了偉哉子猷能買雪月於一時而不能買雪月於千載

之下則天地間無盡雪無盡月皆可取之以供吾景何
特子猷專其美予居有隙地纔畝雪而雪宜月而月宜
視山陰不欠予舟之名或曰舟浮物也不舟之於水而
舟之於陸何哉余曰舟寄也雪月吾胷襟也友而觀焉
方寸之地皆雪也清明之天皆月也吾一身一虛舟也
散此雪萬頃玻璃皆瑩徹光此月一色銀河皆皎潔泛
此舟載千古非重受萬象非滿飄飄乎若遺世獨立而
逍遥遊乎瀛洲不然其試於雪月交光之夜朗然四顧

萬竅皆音招素娥款玉妃誦左太冲招隱之賦不知還
有半點塵俗否謂予不信君其問諸予猷

稼村類藁卷七

稼村類藁卷八

元　王義山　撰

碑

瑞州重建西澗書院碑

至元二十二年瑞州重建西澗書院工既山長丁起晦謁余謂余曰泮宮之修春秋不書非不書有魯頌在是不可無紀敢徼福于先生義山虔對先聖先師而言曰

西澗之劉天下之劉也瑞有西澗書院何居宋紹興間郡侯栝蒼鮑公貽遜以三劉生高安祠於市之南兵燬端平丙申郡侯三山陳公韡建書院于郡治之東書院所祠先賢也復置燕居像夫子於中而尊事之先師配焉如春秋尊王郡守武昌高侯節始至行奠謁禮喟然曰書院名存而實亡燕居之像設未位三劉之專祠未復非闕歟與山長謀復謀之同列僉曰言政不及教非所以化民成俗也盍亟圖之遂屋於荆榛中片瓦寸木

以朽壞棄別選材之良者鼎而新之非重修也重建也
初劉公渙登進士第宰頴上以忤上官意棄官去去之
廬山之下居焉愛西寶峯雙澗號西澗騎牛看山徜徉
岩谷山谷黄公有詩云神光射牛背神光謂讀書眼也
歐陽公為賦廬山高廬山豈能自高哉得西澗而高子
恕皇祐初以經賦冠多士入司馬温公修史局有通鑑
外紀與安石有舊安石欲引為三司條例官辭弗就除
祕書丞以忤安石棄官去恕子羲仲恕死與一子官充

檢討有通鑑問擬有五代史糾繆以忤蔡京棄官去西山真氏謂孔門三世不仕惟曾氏一門三世不仕固難三世已仕而不仕尤難既仕矣仕而將為顯官矣不以忤上官去則以忤安石蔡京去去者人之所難也於戲盛哉聞三先生之風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晦庵朱文公守南康往廬阜訪焉即其墓而祭尋其故居遺址立壯節亭此三劉所以高風千古也古心江文忠公萬里建書院于鷺洲祠大中程珦二子侍焉且

記之曰有是父故子然也今西澗子然而孫又然矣鷺洲則祠大中公與其二子凡再世西澗則祠西澗與其子若孫凡三世兩書院一門合祠俱三人此又舉天下書院所無於戲盛哉於戲盛哉山長又圖以示余曰書院自燕居而祠堂而講堂位置各有差亭於前為朔望拜所致齋位則夾祠堂之左右講堂之東偏長於斯者居之其西偏則處職於斯者舊止存八齋兵後圮甚繕而完之如初增四齋于兩廡廩于旁為門七附庸之屋

六以楹計一百三十有八竹木磚瓦工直若干經始於
七月某日越兩月落成寅奉先聖先師而廟貌之是日
我侯戾止山長深衣大帶引領雍雍于于和毅肅穆江
南自兵後絶無而僅有也是役也直學吾清叟司書趙
若蘇董其事書院歲入止千八百斛有奇歲或歉半之
山長廪於律已撙浮節泛祠祭外行供無一日輟士自
遠方來飯三日願留者不三日拘著于式士固不為一
飯留也為士者盍曰仁膏兮道腴雋永兮可以樂飢三

月不肉兮吾不知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芹匪飽我以芹
而飽我以仁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藻匪飫我以藻而飫
我以道繼自今以其飽我者仁吾心以其飫我者道吾
身今日之養于學他日之養乎人也為長者盍曰新廟
奕兮創始者為誰如跂斯翼兮如翬斯飛一日必葺兮
君子之居繼自今毋假土木為名兮齋諸生以自肥先
聖先師臨乎其上兮吾誰欺山長吾洪人

重修東湖南州高士祠碑

余嘗愛洛陽名園記以園之興廢天下治亂之候也豈惟園哉亭榭祠宇亦然吾洪舊建孺子亭於湖濵又於湖心建南州高士祠湖舊有蓮亘數十畝每夏秋交花淨如拭緑葉罩其上勝景也常怪離騷記草木梅不與焉而蓮得與蘭芷並稱屈平且取之為衣裳後來李太白以西施等語辱吾蓮蓮不幸矣濂溪守南昌作愛蓮說謂蓮花之君子遂雪恥焉高士與溪翁往還於光風霽月中清矣哉湖旁有堤蜿蜒如卧蜺栁以千計午陰

亭亭巖巘匝地或飛絮如雪六花舞而下著高士其間宛如五柳先生門對峙雖然此未兵以前東湖也吾洪之東湖天下之東湖也年來亭圮祠傾匪兵故以歲久祠與亭不古蓮與柳皆不古矣成公尹吾洪始至喟然嘆曰洪以高士而重有湖無亭曷況其清有亭無祠曷妥其靈乃鳩爾工廼葺而新揷柳千箇襯以芙蓉他日於萬絲中繡出一段芙蓉幕未兵以前東湖所無有也東坡嘗謂芙蓉城中花冥冥誰為主者石與丁高士又

當兼主芙蓉城矣旻卿度得專美哉信乎園亭榭祠宇之興天下將治之候也雖然古者賢牧守所至以興創得名坡守杭築堤西湖植桺其上後人號蘇公堤今吾洪之名以高士而高已廢之祠亭因成公而成不特郡人指蓮桺芙蓉為公甘棠將有指此湖為成公者高士又不得專此湖矣高士東漢人名穉字孺子其事跡在史前祠亭之創始於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碑重修於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公名夢得字良弼保定人也

龍興重修敷佑中廟碑

廟敷佑何始乎敷佑舊名昭惠靈顯王祠在城北薦福院側宋元祐五年郡人立廟指馬跑泉為聖水人有疾飲輒愈廟於城者三大觀間賜名敷佑西昌令蔡公頡又廟於新建縣治之西即中廟也復罹於兵燹攸從焉廟燬而神之像巋然獨存㸌攸能火神之廟不能火神之像雖數也亦神之靈也後八十年有奇太守王公補之廟其像而新焉又六十年有奇廟老而頹上雨旁風

祝史蕭思濟旣畫乃心克殫厥力愳東西廡之將壓也
率好施者先東廡而新後三年併西廡而新兩廡翼乎
旁正殿儼乎其中廢者興圮者崇完如初工旣邦人縱
觀焉且嘆蕭之才且辦也初神父姓李諱冰秦時為蜀
太守灌口水怒溢蛟龍為害民幾魚神父斷石為三犀
牛以壓之方鑿崖時操刀入水與水神戰莫敢抗水復
故道蜀人祠之是役也神為人子與有力焉唐貞觀間
有蜀士以道術來洪洪始有祠若然則祠又當在宋元

祐以前郡志逸其事亡稽果爾則祠自唐始或曰神廟於蜀又廟於洪何有靈於我東坡云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譬如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神無方無在無不在疇昔之以道術行於洪者非神歟維吾州名洪世傳為浮州驗諸鐵柱可徵也江自梅嶺發源匯於湖洪腰其間唐人謂金陵為地肺水至則浮信斯言也洪為浮州不誣州浮於水而不水水於水安知非神陰相之力記曰能捍大難則祀之祠而廟廟而復修

用敢徼福於神俾洪世世無水患以福蜀者福洪詎敢忘神賜哉又曰廟其子不廟其父有諸義山嘗聞蜀有崇德廟崇德所以崇其父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孰謂父而不廟哉盖嘗謂浮屠老子之宫延千百年而新者緇黄之力神祠宇延千百年而新者祝史之力然浮屠老子之宫神祠宇有興而無廢固緇黄祝史之力亦好施者之力微好施者雖修勿修噫天下萬形皆有弊惟常新則不朽敢以告後之緇黄者祝史者併以告

後之好施者俾勿壞神父子治水功其事見漢溝洫志唐杜工部石犀行及陸海志晉常璩華陽國志載神父有功於蜀尤詳神與父累封王爵于後賜神號為清源

龍沙道院碑

前臨江路儒學提舉尹朏創道院於洪之望僊門外五里許像旌陽許君祠焉扁曰龍沙龍靈物也道院以龍沙名與其地俱靈按豫章職方乘龍沙在章江西岍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又按神仙傳

旌陽君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嘗聞旌陽君逐蛟至洪洪本浮洲蛟穴其下震撼擊撞為人害不細旌陽君繫之鑠以鐵柱後勅賜鐵柱延真宫額初旌陽君與蛟約蛟來吾力猶能肆汝姑舍是復出吾斬汝萬段蛟請命伏辜噫微旌陽君洪其魚矣夫龍方其蟄而未驤也需于沙及乎噓氣成雲雲上於天夾之以飛上下變化鞭風駕霆雷域中而

雨天下施於人甚溥是龍也澤物之龍也旌陽君去害
物之蛟寄洪之人命於澤物之龍非為洪人徼福故創
是祠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工既爲屋若干楹旁聳一
樓岧嶤崢嶸如翼斯飛望之有蜿蜒而升之狀洪之都
人士晨香夕燈北面稽首鄉旌陽君者至是又有其地
洪有玉隆萬壽宮亦祠所也環數十里間祠宇鼎峙記
曰能捍大患則祠之非又屋於道院之旁曰附庸損巳
田以飯方外士寅奉爐香不懈益虔是役也中書左丞

中齋楊公鎮宣慰使存齋胡公顒孫有力焉裴廬陵人寓洪為人磊落慷慨可撼以氣宋時客諸侯門所交皆天下知名士詩名江湖可泒江西家貧而勇於義人稱為存吾先生云

稼村類藳卷八

稼村類藁卷九

元　王義山　撰

銘贊頌賦

鄭氏義門銘

家人一卦繼之以睽厥睽伊何二女同居正家之道先刑於妻我有天倫女覆奪之其初一身兄弟怡怡婦言是用偏其反而唐有張公嘗表門閭大書忍字識者所

唉既曰天合何忍之為事至於忍其天已漓鄭氏一門和而不嘻曷齊而家身修而齊

車氏湖山堂銘

有湖無山其湖也獨有山無湖其山也俗車君之堂兼山與湖挾五車書於斯伊吾少陵云烟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小暘谷銘

余所居一室如斗大僅可容膝取誠齋小暘谷之名扁

之矣又記之矣或有謂余曰暘一也而有二義陰陽之陽則總氣類之麗於陽者皆陽也謂之陽則有明之義洪範曰人時暘若暘明也以是知書之暘谷謂自幽谷出而初明之時也日出而暘之小自此而曰昕曰昭曰旰字皆從日雖然明未有不自小而大者又為之銘曰維陽之微匪微弗瑩維谷之虛匪虛弗靈在天為晨光之熹在人為旦氣之清明則著著則形匪今斯今惟大人能不失赤子之心

龍畫贊集書句

帝曰龍天大雷電以風有能奮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時乃功

虎畫贊集詩句

王命虎有力孔武為王之爪牙如震如怒虎拜稽首為王前驅則莫敢予侮

贈月湖相士贊

此月常明上不在天此湖常清下不在田月湖胸中所

性存焉相法之妙玄之又玄物來則應得之自然富貴
福澤其生也全貧賤憂戚付分之偏月湖何心彼自媸
妍

贈琴士陶雪窻贊

爾祖淵明寄興無弦弦至於無玄之又玄雪窻之琴所
性存焉中有無聲無臭之天

湖南憲臺瑞芝頌

宋景定改元之又明年制詔秘閣直院太監胡公太初

司臬于湖南皇帝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良折獄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明年皇乾報貺發舒休嘉乃季秋九月有芝產于憲臺之東楹卓哉煌煌九莖之奇三秀之異厥美未覩按神農本草經青芝生泰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恒山赤芝生衡山則芝為衡山瑞也昭昭矣今是芝也不瑞於山瑞於憲臺之廳不瑞於廳之他楹瑞於廳之東楹惟東盛溫厚之氣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春於行為木公其以一念之春融而為草木之

春卿公天台人晉孫綽賦天台以五芝含秀為天台瑞
允為盛德之事不可無紀某不敏請撰瑞芝頌以歆艷
斯美乃齋沐拜首而颺言曰
煌煌瑞芝元氣之精不蒔而茂不根而成厥瑞伊何其
莖有九數華舒榮一莖三秀維漢元封甘泉產芝于時
持刑有臣勝之下暨神爵芝產函德于時持刑有臣定
國憲臺司刑凜凜風霜胡為瑞芝此焉發祥維公此心
慈祥愷悌與物為春萬彙生意一民未化公曰徐徐毋

嫉于頑匪虐以威罪疑惟輕惟明惟察公曰無辜我其
審克德政為馨有開必先産祥現奇寶葉輝聯旎俔族
觀動盪耳目孰婗其祥嘉禾瑞木驩言我公心乎愛民
公曰無之天子慈仁驩言我公廉平其政公曰無之天
子神聖公辭弗有民曰不然天子之徳匪公疇宣我聞
漢制塗而為詔璽除匪伊四葷促名又聞仙家食而延
年祝公之壽歲萬有千晉有孫綽天台有賦五芝含秀
休祥呈露公産于台宜表而揚我作頌詩播之瀟湘

贛州嘉禾頌

禾之為瑞昭昭也春秋他瑞不書惟大有年則書無麥禾則書尚書不載他瑞惟嘉禾則載詩之載芟良耜豐年生民等作三歎三詠至今讀之有含哺鼓腹氣象志喜也於惟休哉宋咸淳之明年丹山翁公合守贛越三月政孚人和有禾毓于境內一穗二米瑞也贛父老以聞歸其瑞於太守太守不有是年九月上將有事于明堂公曰此聖賢胥會之徵也此人地肇禋之符也守何

力之有於是文學之士作為詩歌以侈其盛於惟休哉

頌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厥有嘉祥于時産旃於皇鉅宋繼天立極靈貺斯甄孔曼且碩在昔祥符極熾而亨于時汝州有嘉禾生汝守臣億拜下稽首表奉以聞天子萬壽臣億非謏民食所資異乎他祥奇木靈芝之於皇章聖勑天之命先是郊禋有感斯應咸淳天子祀于九筵未占有孚應在感先彼美者禾瑞于章貢太守謂誰丹山

之鳳一稃二米其名曰秠不種而生奇之又奇我聞崆峒麥秀且黄孰若茲禾有飶其芳又聞武夷嘗産茲瑞厥瑞伊何十五其穗曷不于他于武夷之鄉曷不于他于章貢之邦惟我丹山武夷之秀惟我丹山章貢之守合二郡之瑞瑞于一時惟我丹山兼而有之丹山之文周情孔思丹山之政召父杜母曾未報政頌聲洋洋匪他之祥而禾之祥維時豐年多黍多稌邦人有曰太守之賜太守不有曰天子聖神天子不有曰惟我有臣弼

於一人同心同德如古伊周臯夔稷契肆予將祀尚克相予簡簡穰穰為民而祈有漢元稷降於郡國時則弱翁總領衆職嘉穀垂垂産於有唐誰其相之曰郭汾陽主聖臣賢千載一會一再登兹三登曰太於惟休哉乃賡載歌旅天子之命而作嘉禾

鷄鳴賦

余嘗讀張宛丘鳴雞賦惜其未盡勉學者進道之意因賦雞鳴

人苦不覺物且有之伊蟲之羽莫靈匪雞文以冠而飾武以距而為既勇而信以守謂仁而食不違此固五德之所素有孰若一鳴之不失期方其角徵乎梅花之奏輪催乎晦魄之熹鼾睡之息尚雷偃寢之枕猶欹莊蝶兮栩而遽鄭鹿兮喜而遺神識恍惚物欲昏迷倏聞一鼓翼而機自動繼聆三呼旦而聲載馳當是時也覺之則為善罔覺則為惡判乎舜與跖之兩岐嗟呼起而舞劍者志之小詐而度關者心之欺彼音之翰云胡不思

要知旦氣之清者至晝而不梏擾之則夜氣不存者幾希然則君子於此不惟可以自省乎語默之幾亦足以自厲於瀟瀟風雨之時也

蝸牛賦

余代庖京庠夏雨生緑校文之暇寓目齋壁見蝸牛焉有感而賦

天地之間生物何夥至微弗靈無若蚹蠃背負而殼形不類乎裼裸涎界而字識亦幾乎細瑣夫何肆交戰於

蠻觸倚兩角於右左歎服箱之罔功竟粘壁而莫墮顧爾力兮弗量欲脫身而不可嗟乎蝸牛殆類乎人之升高而不知休者之自禍也

稼村類藁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稾卷十

元 王義山 撰

跋

丁氏八南圖跋

有兒真驥子一噴羣馬倒寧馨兒也何如陶家兒遶舍覔梨栗不肖子也子之賢不肖天也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任遥之子一以令稱老泉之子二以文稱

忠宣之子三以宏博稱瑱珪玘璀王氏之子四以才美稱儀儼侃偁僖竇氏之子五以義方稱崔倕之子六一登輔相五為大僚郭令公之子七俱為達官若夫八子而皆以龍稱前有荀後有韓然而荀氏八龍不皆持國有子八人皆以詞章科第名如渝川丁氏八南者鮮矣令取其圖而觀之一翁龎眉八兒委虵父前子隨鳳雛龍駒既演而滋有煜孫枝科名巍峩擢魁禮闈噫子而孫矣將見子而孫孫孫而又子也子而又孫也豈惟八南

哉令人生子必曰添丁唐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為國共耘耔生子如丁恨不多見耳世之多子者謹勿做劉乂添丁莫撓爺之句

黃草塘移居圖跋

濂溪家舂陵而移居於湓浦涪翁謂茂叔如光風霽月築室蓮花峯下有詩云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温公陜人康節衛人皆移居於洛温公買園於尊賢坊名獨樂園每出解鞍縱馬罷去前呼著深衣過天津橋

訪康節相與倡和諸君子往往慕風土之勝林壑之美不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草塘黄君任伯吾洪人自鄉而遷於城好事者寫以為圖一翁導前奚奴相隨三兒侍行亦步亦趨長兒背琴以次抱書路逢梅花笑撚一枝沉吟索句且行且遲道傍聚觀相語為誰望見東湖拍手大呼老鶴來迎白鷗與俱圖未足以盡之昔孟東野遷居有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草堂無家具之可載胸中之書筆下之詩有不用車載者

而草塘以身載之具載草塘而來異乎東野之所載者
矣言未既草塘謂余曰去年遷時吾兒來前曰祖父世
居湛溪舍湛溪而城人其謂我何願質之稼村余憮然
曰草塘有子矣斯言也適有契於余心者容齋隨筆云
士大夫發跡壠畝謂父祖舊廬不可居有更新其宅者
自鄉而遷於縣於郡者有翩然委而去之數百里之外
者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瀧岡歐
公晚年喜潁有居潁詩序云廣陵得請以來慨然有終

老於潁之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又序云自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歸潁之志雖未遂未甞一日忘焉至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居蔡蔡與潁連因得為終老之漸曾無一語及松楸嗚呼崇公惟一子公生四子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歐公子孫之迹每讀公詩序為之太息此序不作可也余因是而敢以容齋不滿於歐公者例不滿於濂溪温公康節三君子嗚呼天下後世敢有致不滿之意議吾三君子者乎曰不敢也然

而容齋之筆可畏也雖然含祖父之居豈特三君子哉
責備賢者也草塘居洪之城東自鄉而遷於城松楸相
望一瞬間無顡去廬陵之遠雖遷猶不遷也予亦洪人
自豐城而遷於城去家二百里以地言雖無顡去廬陵
之遠以松楸言猶顡之去廬陵也於是乎有感為之歌
曰歸去來兮胡不歸雲無心而出岫兮其出未為非鳥
倦飛而方還兮其還毋乃遲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杭山賣金帶帖跋

余讀丞相杭山先生章公責金帶帖為之嘆曰世稱顔真卿乞米有帖近世張橫浦嘗有帖為富民借糯米十石嗚呼飢來餓死可也乞之一字豈真卿所宜向人道糯米不過造酒用耳酒可不飲借米於人恐非橫浦所當為借假也假而不歸烏知非有伊川謂今世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吾黨窮時與其借與乞不若以其所有售於人以濟窮之庶乎免於乞與借杭山無錢買屋以經筵所賜金帶求賣於曾參政留遠宋朝賢相有有官居

鼎鼐無地起樓臺之詩杭山窮至於無屋況樓臺乎彼有謂田園貧宰相者既有田園何貧之有嗚呼必如杭山無室然後謂之貧宰相

趙主簿平反集跋

呂刑一書不載平反之事何也無事可平反也獄有平反自雋不疑始史言不疑有平反之功而不載平反之事蓋漢史不近名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史無傳嗚呼近古矣趙公決疑獄有司以為大辟將抵死趙公以

為平人卒以免有司以平人者為救人有罪者漏網矣趙公正其殺人之罪非有大力量者不能也不疑為部使者其力可以平反而行平反之事其平反也易趙公一簿領耳無平反之位而行平反之事其平反也難非有大力量者能之乎祥刑者不以聞於朝趙公不求聞於人嗚呼賢矣哉令世士大夫有因平反而免削改秩者聞趙公之風可愧矣天地間凡吾之所當為者皆已分內事何以名為哉聞將有為趙梓其事跡者非趙公

求聞於人也毋謂趙公近名

鄧檢閱林廷對跋

廷對自漢策鼂錯始武帝時試者百人帝親擢嚴助為第一班固謂帝善助對而反削其策不載於史帝雖善助對作史者未必以為善也初董仲舒以高明光大之說對置舒首選武帝猶知有高明光大之學其天資亦高矣哉恭惟理皇之在御也聖度如天雖訐不諱丙辰夏五詔子夫夫于庭策之以當世之務臣林謂高明光

大之説武帝不足以當之復舉以為理皇告反殿五甲何歟葢本朝策士與漢廷異漢廷策士多人主自擢本朝策士雖曰親擢而甲第高下定於有司舊制廷試甲第以覆考為定詳定不得與焉自王安石以私意沮壞祖宗成法甲第高下盡出其手丙辰詳定誰歟臣林不得為舒無憾也臣林不得為舒使理皇有以言棄人之名可憾也紹興策士有司以凌景夏張九成策進趙鼎奏景夏文勝請魁之有旨朕以直言取人遂不許嗚呼

大廷策士果以文取乎丙辰詳定不抑臣林於五甲使
其策得至上前則理皇又一高宗臣林又一九成矣臣
林對策千言斥時宰攻近習詬罵鶡豸舒之學固正大
曾有是耿耿乎科目一時名節千古世間萬事皆塵土
留取芳名久遠看臣林其懋之咸淳八年重陽後五日
伏讀丙辰聖問因得讀臣林洋洋之對為之拜手稽首
書

高德祥聚糧集跋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丐粟非有氣節者為也嘗惟
顏真卿有乞米帖梅聖俞作丐粟詩近世名公且為張
横浦刋借糯米帖三君子未必如是餒果然歟吾將病
三君子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子在陳絶糧窮矣方以
固窮責子路德祥惟當養吾剛大之氣浩然於天地間
當有廪人繼粟者毋嗲嗲然曰餒在其中

鄭氏義門詩跋

自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天下為家之氣象不

古矣方秋崖嘗謂萬石君君家燕居申申一家之三代也鄱陽鄭君無萬石君之有而一家之尊尊幼幼有古三代風又難於萬石君者也行將推其所以三代一家者善一鄉又推其所以三代一鄉者善天下雖然為鄭君不亦難矣先儒云家難天下易

乾坤清氣詩選跋

作詩難選詩尤難荊公選唐百家詩劉後村選唐宋詩雖然詩豈易選哉古詩二千餘篇吾夫子删為三百五

篇非夫子敢爾東坡謂淵明好詩甚多文選未盡録呂東萊編詩謂淵明詩如歸田園如問來使與夫飲酒責子擬古等詩皆文選所遺詩豈易選哉

宗人礪鄉始祖王彦方逸行圖跋

始祖王公彦方太原人也以獨行稱事見漢史後千餘年不記代嗣孫義山得畫像於宗人世欽謹頓首百拜而言曰畫工能畫者吾祖之像所不能圖者吾祖之行也圖吾祖之行有蔚宗之筆在古之君子其好修也豈

覬乎人之知舉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幸也行以獨
名而又傳焉已非本心矣況圖乎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吾祖彦方肯以獨行得名於天下後世哉義山與欽同
宗也世欽謂義山祖其祖義山又謂欽祖吾祖孰是而
孰非耶王氏本於周以令視之不知其幾代也令吾同
宗人闕每曰某江左之後也某河汾之後也吾何從譜
之然其初一人之身也繼自令與世欽結兄弟之好孰
年長兄之孰生也後弟之毋如李璋所云太上老君三

十七代孫或曰子既祖彥方而字之可乎余曰子思書仲尼例也

周益公宏詞程文集後跋

博學宏詞一科自唐始宋紹聖間復設是科所得皆雄偉鴻碩之才然嘗恠唐人置此科於藍縷科之下何耶晦翁於此科深致不滿之意且謂有誇張而無規戒欲於諸題中各命意又謂有中此科而全不讀書者及入塲所謂博學盡在飯囊中楊誠齋尤鄙之余嘗讀益公

程文殊有可議如繡衣鹵簿記蔡邕謂鹵大楯也以大楯領一簿之衆故謂之鹵簿此盖公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如代安南國進馴象表一聯名應周郊之五輅耳聞舜樂之八音上句有象輅字下句無又一聯云昔虞因齒以焚身今獲逢辰而効伎上句是有出處下句無如此謂之宏詞可乎宋時廷試嘗問科舉八事姚勉為大魁所答宏詞一科全不知置科之由率爾而對雖然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宋靖康間有賣國牙郎

者亦自此科出晦翁鄙之誠齋又鄙之宜也此余所以習焉而不及於試也因讀益公程文遂書其後不覺其贅云

猶子公信玉泉詩集跋

寰宇記載仙人山石趺谷中生玉于此谷中之玉也屈平之詞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此石中之泉也唐人有詩云泉聲帶玉琴玉假泉以鳴也清矣而猶未也何也有詩則清有詩矣必其人與之俱清吾猶子公信以玉泉

名其詩藁雪坡姚君序之詩以玉泉序以雪坡清矣哉
詩不云乎所謂伊人温其如玉其人如玉而後其詩如
玉東坡漱玉之句清矣然必坡而後漱玉之名始重然
則泉以玉而清玉以詩而清詩又以人而清公信歿後
二十餘年子申孫以雪坡所序詩藁來拜且泣曰申孫
幼孤不能收拾遺藁使先君文采不揚於世申孫之罪
也求余一言將鋟于梓申孫之志亦可哀已王氏為江
左盛族多佳子弟人以瓊枝玉樹稱余固不敢以獻凝

輩自況亦當家事也初公信幼時嘗從予學詞賦場屋
不利改塗轍就右遷欲借逕媒科第終身迄弗績以詩
游江湖仕至南安令余尹二水内舉于當路部使者辟
令東安剡上將報可而公信九泉矣嗚呼九泉不作而
玉泉則不朽也退之有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
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阿買能寫詩耳而退之稱之公
信能詩豈阿買比哉余恐乎而已於言雖然序有雪坡
余何贅申孫請不已遂為之書其後觀是詩者因雪坡

以信余言毋曰徐公之貌言於家人

稼村類藁卷十